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首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錄監生臣朱堦

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首二

典謨二

諭旨

諭日月合璧 雍正三年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連珠而共貫宿纏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為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

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歴元可坐

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

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為祥蓋

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

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為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

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之君

為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歷數綿長錫祚垂光
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
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
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
之所奏着付史館並頒示中外
祫祭
太廟釋服誥諭雍正三年
諭順天府府尹直省督撫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
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纘承大統求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恒
情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
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
遵禮舉行惟以宮庭內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撫時
觸景輒增悽愴僾見愾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
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做

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世也終身孺慕寧有已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日即吉之文合詞公請袷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袷祭

太廟釋服即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普遍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白叟黃童莫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日今舉行

古禮應數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
不敢怠息庶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
言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
毋尚奢侈毋事浮偽共期歸真還樸比戶可封以無
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

先思孝之心實有頼馬爾該地方官遍行曉諭俾薄海黎
民咸悉朕意
御製平定青海碑雍正三年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乂安兆人蒙
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
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羌密
近廿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廑於懷旣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等
震讋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羈
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
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
冀革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
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實為元惡

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羮堯為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鋋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翦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年羮

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擣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黄糜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孑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無久役之勞内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徼

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鐃鼓喧轟士衆訢喜四月十有
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弈葉用克張皇六
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山悖綏靖番蠻俾
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丕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也宜刋諸珉石揭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銘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祿富負其阻遐褐心潛搆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念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震爵號游加示之恩信如何宄狡造謀逆天鼓動昏憝

冠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張九伐
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蠢兹不順
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嶽疾如雨風
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戾當翦而滅
斯馬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歷嶔嶇坦若坰郊
賊棄其家我縶而獲牛馬穀量羅仗山積蹇兔失窟
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
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

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惟雄特天討既申羣酋慴息
櫜戈偃革告成碑雍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勺流光悠久視此銘辭
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諭舉報營伍節烈雍正三年
諭九卿等治道莫尚於風化而節行實為風化之首故
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即
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勅令旌

表節義使寒苦守節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諭旨
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俾深山窮谷之
中側微幽隱無一不大顯於斯世也但每見直省舉
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絶少夫海內營
伍中矢志勵操艱苦備嘗以完節行者斷不乏人而
向來罕聞舉報豈以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
而敎官生員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真知灼見
故舉報寥寥耶朕於兵民一視同仁而兵之與民其

秉彝好德之心濯磨激勸之道又未嘗有二乃營伍
中節烈或竟湮沒不彰朕甚憫焉夫生儒與戎伍既
恐聲氣不接而風化之原要未有不起於學校者必
如何而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
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舉向來湮鬱未著之
幽芳並邀國家旌揚之盛典著九卿等詳議具奏以
副朕廣勵風節至意

諭地方水旱督撫據實速奏 雍正三年

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
盡誠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為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警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行事之過愆詳察政治之
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

立奏揭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為憂慮祇告
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
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
奏揭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
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
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益
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踈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
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

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纔覺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

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祈求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

勤求民隱勿徒為祝禱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

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葢實有見

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既降福則

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

以仰邀

天鑒頤日與諸臣交爲勉勗而已

諭諱

孔聖名 雍正三年

諭內閣九卿等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

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

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

改易者頗多朕爲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

此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内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安爾等㑹議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

御製大清律集解序雍正三年

周禮大小司寇之職以三典詰四方以五刑聽獄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月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聚而觀之是知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恭惟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以至仁涵育羣生法司上奏

率多全宥停刑肆赦屢沛

恩綸
臨御六十一年厚澤周浹寓宇内血氣心知之倫熙然安處於仁壽之域朕紹守丕圖深懷繼述雍正元年八月乃命諸臣將律例館舊所纂修未畢者遴簡西曹殫心蒐輯稿本進呈朕以是書民命攸關一句一字必親加省覽每與諸臣辯論商榷折中裁定或析異以歸同或刪繁而就約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識獄之情寬嚴得體三年八月編校告竣刊布内

外永為遵守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漢鄭昌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施是書也豈惟百爾有位宜精思熟習悉其聰明以察大小之比凡士之注名吏部將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民治事不假於幕客胥吏而判決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為解説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如此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於以體

皇考好生之德而追虞廷從欲之治不難矣朕實有厚望焉

諭積貯 雍正三年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為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為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為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

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
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民
必致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
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
至於常平通倉原為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
致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
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
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為吾

民計及長久宜乘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
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留
餘地預為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
努力行之勿但視為虛文故事朕為吾民籌畫養贍
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
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
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
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

諭避

先師孔子諱 雍正三年

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係姓氏俱加阝為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丠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丠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

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諭戒請託雍正四年

諭滿漢大臣等今日君臣同堂合宴海宇承平上下和

樂皆我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之所留貽也豈能暫忘思慕之情

豈敢稍弛警惕之念乎朕之才德遠不及我

皇考兮萬幾殷繁一人識力有限用是朝乾夕惕晷刻靡

寧仰惟

祖宗

聖祖付託之重下念萬民待澤之殷全賴爾諸臣同心一

德輔佐朕躬使庶政無不就理兆民無不被澤以成

熙熙皡皡之風此朕之所深望也夫移風易俗端於

大臣是賴自古人臣之誼公爾忘私萬不可有游移

瞻顧之心黨援朋比之習每見狥私不法之人往往

好為夤緣互相請託夫揆之於義則請託實為可羞而度之於命則請託究屬無益且積習相沿遂成風俗既為子弟親戚作弊營求是教之不以正矣何足以為其師範徒使子弟親戚有所恃以無恐終歸於壞品喪志不能上進其害可勝言哉朕於爾諸臣實如股肱手足一體相視爾諸臣亦當公忠體國視君上如元首腹心若悠悠忽忽安於習俗而不知奮發鼓勵爾諸臣自待居何等耶況朕在藩邸閱歷四十

餘年人情世態無不熟悉周知亦非可以欺隱蒙蔽者如年羹堯隆科多營私挾詐深負朕恩不旋踵而事事敗露爾諸臣自度才幹伎倆未必能如彼二人若營私自便稍有不檢不惟薄待其身獨不懼國家之法乎嘗聞街談巷語有云瞞上不瞞下又云人情大於聖旨此乃下賤不堪之語不過奸胥猾吏藉以自便其私耳若爾諸臣稍有欺瞞之心阿徇之見是明蹈此語而不恥尚可立身朝端為衆人之表率耶

從來朋友箴規一言尚當聽受况君上乎且朕諄諄

誥誡爾諸臣者無非欲諸臣各矢公心盡除私意如果能時時仰體朕訓彼此互相勸勉則天下之人觀感變化而風俗盡歸於淳厚爾諸臣之身家子孫亦並受其福矣

諭捕盜不拘疆界雍正四年

上諭安民必先弭盜而捕盜之法在於速拏聞有交界地方失事盜賊竄匿隣境有司官以地非管轄不便

徑拘必用文移關提掛號添差方許緝拏以致需遲時日聞風遠颺即使日後拏獲而贓已花銷懸案不結凡係地方官均有弭盜之責何分此疆彼界嗣後交界地方失事探實贓盜藏匿之處無論隔縣隔府隔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密拏一面移文關會拏獲之後仍報明所在該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倘捕役借端誣害良民照例從重治罪各該有司務須協力稽查使奸宄無可潛藏以副朕息盜安民之至意

諭江西運米閩省以濟民食 雍正四年

諭江西巡撫裴倖度聞福建今年春夏以來雨水稍多天氣寒冷禾苗興發甚晚目前米價昂貴民食頗覺艱難江西素稱產米之鄉況去歲今春皆獲豐收理宜通融以濟閩省近聞江西地方官遏糴不令出境甚非情理著將江西存倉之穀碾米十五萬石動用腳價遴委能員即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毋得遲緩其動用腳價作何還項可與閩撫酌議動用倉穀作何還項可與兩江總督酌議具奏

諭保薦公私辨 雍正四年

諭諸王大臣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之不理事之不辦乎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以待爾等大臣時時諮訪務得人才共襄庶政爾大臣等亦各有所保薦以備任用朕深嘉之但知人自古為難

而保人更非易事知人者不過知其才具豈能知其存心保人者亦只能保其目前豈能保其異日是以朕曲為體諒從不苛求但公私二字所關甚重不可以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不可不時時警醒也即如始初見其人好而舉之及既舉之後其人改操易轍即當據實奏聞倘以為從前既舉而自護其短為之掩飾彌縫此則公中之私也或始初因朋友故舊之情而舉之及既舉之後時時警戒提撕相責

以善一聞其聲名不好或即行檢舉或密奏以聞此則私中之公也爾等大臣每一人所舉多若不過二三十人爾等一人精神足以貫注之平時訪察其行為勸勉其廉謹倘居官不善即行參奏不稍回護如此則人人有所忌憚爭自濯磨國家可收得人之益爾等亦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如圖理琛張保傅鼐馬喀四人從前聲名原屬平常而其才皆有可用朕為愛惜人才起見擢而用之以觀其後效今圖理琛

張保能恪慎供職不負朕簡用之恩是以朕待之如初至於傅鼐馬喀負朕恩遇自蹈罪愆朕即執法懲治豈以當日既經擢用此時回護包容曲為寛假乎此朕大公至正之心因物付物之道爾大臣等為國衆人亦當以此為法又如爾等大臣各有子弟居官父兄既列同朝豈無朋友關切之情然與其私受囑託庇護朋友之子弟使子弟有所恃而不肯努力上進何如切加教導使其儆惕王之於成若大臣子弟

父兄既能訓廸又有堂官之督責則成人者必多國家豈不甚樂有世家大族之子孫而用之哉總之朕之優待爾大臣與其遷官賞賚不若成就爾之名節為一不朽之人爾等之於朋友及薦舉之人與其結以私恩小惠護其過愆而喪其人品何如以大義相規使之為端人良吏永保令名至於家庭之間訓導子弟又不待言矣勉之戒之

諭督撫布按實心辦事毋違道干譽雍正四年

諭直省督撫布按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為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書經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頗廉以為可以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此等之人貽害甚大益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强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

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
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叅
革地方之强紳劣衿生事則寛待而不加約束故大
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
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
樂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
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歎息以為去
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此則平日模稜悅衆違道干

譽之所致也故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為害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操守平常者其心既不敢自恃為清官常懷畏懼之心頗有所整頓經理事務不至曠廢朝廷又時時留心訪察一有不善即加懲戒而在朝之官員及伊屬下之官吏紳衿人等皆伺察其過不肯為之隱諱是以此等之人貽累於地方者尚輕而潔己沽譽之巧宦貽累於地方者更甚也如查弼納楊名時裴𢔶度張楷魏廷珍操守雖清

而皆顧惜情面一味遷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稱譽之者甚多如田文鏡楊文乾李衛諾岷其操守且勝於查弼納楊名時裴𢙣度張楷魏廷珍而乃因其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滿衆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加以評論此風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理地方為嫌相率而為苟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夫良藥利病若必苦於口名臣持正若必不悅

於俗若諸事不理一味和同因循而但托清名以藏拙是木偶耳廢法誤公累民債事莫此為甚朕深望爾等為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爾等為同流合俗之鄉愿故諄諄告誡不憚周詳夫不教而罰朕不為也若教而不遵朕亦安用此無益於地方之清官以悞事哉此朕春秋責備之義勉之凛之

諭耕耤感召雍正四年

上諭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依

舉行耕耤之禮殫竭精誠為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
朕心亦以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
耤田所産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
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
並非以此為祥瑞誇耀於衆也葢實有見於天人感
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
心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之所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即如從前青海蠢動朕為邊陲憂慮虔禱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即至疆圉寧謐又如前歲夏間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朕在

宮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為民患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為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舒民困及莽琺署直隸總督事務詳悉奏聞朕宵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漕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廠各邑興工俾窮民皆得餬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憫恤之念實為迫切今歲二麥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俯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盈寧之慶也益天生
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
必嘉之祐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
一定之理也況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
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必係朕有過
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

無彼此之别惟是地方相隔路逺彼地偶有水旱有
司未必即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
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為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
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民必視
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已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
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
為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為化
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

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若假若開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即直言陳奏不必
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為一體臣與君又聯為一體
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
歲躬耕耤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為觀美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為耤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
耤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
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

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為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為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着九卿詳議具奏諭一體約束屬員雍正四年

上諭吏治惟在得人而各省有司員缺甚多非廣收博取不足備庶官之位故數年以來各省官員經朕揀選命往者亦多然當其揀選之時或見其奏對明白舉止從容或見其條陳事宜似屬可採遂入於揀選

之中命往各省以試用之又有奉旨特用之員大約因督撫上司等薦舉保奏朕召來引見見其才具可用遂加遷擢以鼓勵之此等人員朕不過取拔於臨時並未曾試用於平日實不知其居心行事何如也伊等蒞任後日應倍加敬謹勉為良吏方不負朕格外之恩若自恃為揀選特用之員傲上凌下恣意妄行而該管上司以為朕所揀選特用之員不加約束委曲寬容則大非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之意矣朕

以大公之心撫馭萬方凡屬臣工只論其居官之賢否以為進退豈以部選揀選常用特用分别異視有所偏向凡為督撫者宜深知朕心切勿以其為揀選特用之員有意優待而姑容之倘居官不善即據實祭奏不為隱蔽不涉瞻狥如此則人皆知做官皆得人而於吏治大有裨益矣

諭正士習雍正四年

上諭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

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脩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

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汚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為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為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

行嚴懲若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禄與士子為朋儕視考課為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為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茍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

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為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
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糸革
為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
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
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
而庠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覩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
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諭學政保舉生員 雍正四年

上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材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
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一日
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無遺佚況去取惟憑
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知每有出
羣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即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
不堪為國家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
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
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
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
政即遵照薦舉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
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
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
公衡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所樹凡讀書士子必
皆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為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材
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
有狥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

諭老人 雍正四年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
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
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
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
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
數之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為古
稀誠以壽為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

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龎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

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即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新悔悟之人益一念修省即荷

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而由本人能脩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覩太平之盛事當歡欣鼓舞謹身脩德以迓

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

盡除乖戾之氣為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
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
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
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遊惰謹蓋
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尚奢侈毋
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
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宜禁之中於食餘之
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

粟已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為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室家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為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着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諭治道不居興利除弊之名雍正四年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至當寬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益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嗣承大統四年於兹凡政教號令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弘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即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內外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朕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朕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既久新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為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利皆興諸弊盡除之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野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為之賑饑平

糶踴賦緩徵此朝廷軫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卹以錢物則卹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勗以耕桑固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姦宄法所應誅貪官污吏法所應黜豪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姦黜貪污鋤豪劣為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謂之除弊可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

為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行
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為耕
耤以身先天下將以此謂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
利之心即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即為啟弊之端
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
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豐功偉烈布在方策皆因事治事以人治
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

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
朕意為此曉諭知之

諭賜福字 雍正四年

上諭年來冬月封印之後政務畧有餘閒朕手書福字
賜內外大臣諸臣奏謝皆稱受朕賜福之恩此世俗
之言非正理也朕何能以福賜諸臣哉不但朕也即
上天亦豈能以福私與一人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
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曰自求

多福古聖人之垂訓深切著明如此從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福緣善慶視乎其人之自取他人不能助纖毫之力也且所謂福者不在乎富貴貧賤之間富貴人有富貴之福貧賤人亦有貧賤之福有時貧賤之人循理守分無患無憂其心志安舒四體暢適轉在富貴人之上是人人各有其福也朕之每年頒賜福字者葢欲諸臣觸目警心時時存可以獲福之心行可以獲福之事如詩人之所言自求多福則諸福

集於其身矣諸臣又嘗言賴朕之福此言亦屬非是
蓋必諸臣皆有福朕方有福是朕實賴諸臣之福也
又必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後為吾君臣之福是君與
臣皆賴百姓之福也願與諸臣共勉脩福之道可耳

諭河清加恩 雍正五年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
為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
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

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涼德之主而下皆皋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為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為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内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

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

辦理之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錫嘉祥玆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

應之理自非無因當由内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

之懷洗陽奉陰違之習分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玆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

甫脩僅有數端之善即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其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前脩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況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

上天

之間實屬一體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即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賜福於朕朕即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尚書以下主事以上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參領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參將以上俱着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恩之處着宗人府議奏自兹以往內外臣工當益加

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凜

天鑒之匪遥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弗替矣勉之勉之

諭江蘇運米閩省雍正五年

上諭上年臘月内據蘇州廵撫陳時夏摺奏所有蘇松

撥運福建米十萬石部文行令易穀二十萬石運往

但運穀脚價繁多若將米石運往可省脚價一半且今

年蘇松等處州縣有數處被水微覺歉收閩省收成豐稔此米原備積貯之用尚非急需等語朕因蘇松等處被水歉收又聞閩省秋成豐熟是以批陳時夏奏摺云用米運閩准爾所奏爾可就近酌量若蘇松等處米石果少即將運閩之米題請暫停運送亦可朕此批示總因地方各有緩急當因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也今據福建總督高其倬奏稱閩省現在需米平糶此時風水順利正好運送今江南將米陸續

發往若遲至南風時候便難行走等語該督既稱閩省需米平糶着將江南米石即速陸續運往不必拘定一齊發行務趁風水順利之時將所撥之米運到以濟閩省之用

諭閩廣督撫雍正五年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

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令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煙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

知閩省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著二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為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使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為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

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倬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

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闗更為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為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為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隔屬有心區别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於國家懐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御製詩經傳説彚纂序 雍正五年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

用遠矣自説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參考衆説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宫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義爲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説為宗故是書首列集傳

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長者别為附録折中同異間出己見乙夜披覽

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説彙纂朕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烏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為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
孔子删詩之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
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
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
於是乎行焉刊校既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諭重農 雍正五年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誡民莫不以重農為先務書陳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叙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葢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户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

由地土之所産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

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
斷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
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
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蔬果安可舍本而逐末
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恒產以
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煙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
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
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

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

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説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强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葢藏人歌樂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賜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

必上干

天怒不常春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豖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麻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着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諭州縣舉薦雍正五年

上諭從來為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賢才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即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無不備至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

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録用之途冀
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材爰
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
所舉人數不多又多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者取人之法惟鄉舉里選合
於三代之制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
人少亦不下百餘人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脩自愛
明達之士乎著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

州縣學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行已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冬底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或僻遠之地中學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資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為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倘敢有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當重治其罪八旗之滿

州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着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脩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諭訓節儉雍正五年

上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綵繡為飾者朕心深為不悅比即加以誡諭近因端陽令節外

閒所進香囊宫扇等件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留於宫中服用者所需實係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内外大臣等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黄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宫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

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為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本出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製造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慕傚後必出奇鬬勝以相誇此雕文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為奇衺豈可導使為之而不防其漸乎益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

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靡用服玩之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為工羣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

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貪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茍為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時刻為之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為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如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

敎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穎悟恂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為士若愚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誠恐讀書不成而人麤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致非分妄為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為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賤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

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謂難也朕自身體力行為天下先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户當深體朕心欽遵朕諭期共勉之勿視為具文

諭直省司道府雍正五年

上諭直省司道府等官朕惟治道之要莫大於用人督

撫經理地方必任用司道府官猶朕統御天下必任用在廷諸大臣如廷臣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輔朕則庶務之繁朕豈能以一人獨理如司道府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助督撫則屬員之賢否民間之利弊督撫豈能徧悉而周知用人之關於治道誠至重矣第人之才具不同心術各異用之有甚難者彼司道府等官有一種姦巧之人專務沽取虛名毫無補於地方之實政其心惟知自為而已督撫有所委托稍

涉繁難謂非分內所應辦之事即逡巡退縮似此懷姦詭避而反沽不阿訣上司之名殊不知督撫所辦之事即國家之事何一可置分外耶此人之不能為督撫用者也有一種好事之人不安本分督撫寄之以耳目委之以腹心則招搖生事惟所欲為如遇無能之督撫則事無大小任其簸弄督撫為所把持而不能自主如遇有為之督撫則巧窺意旨百計投合陽飾其廉謹勤幹之容陰行其詐偽營私之計督撫

不覺入其彀中一任逞其私智此又督撫之用非其人也頗為督撫者勢不能不於所屬之司道府寄耳目委腹心必將遴選其能任事者而委任焉人見其於稠人之中專任一二人則議論風生或指為鑽營或斥為奔競或目之為上司之私人或疑其有所囑托而倖進甚至媒孽其短以為怙勢作威攬權納賄必致損敗督撫之聲名此等皆屬私意非公恕之論也且其人既為督撫所信任以身入乎局中自當大

破情面不取悅於同官不狥庇乎下屬鋭意孤行無所顧惜其跡有類於攬權怙勢之所為論者不察其實從而媒孽之抑何不恕之甚乎朕以為人之行事所辨在公私是非之間而已即如武斷鄉曲之輩閭里所深惡也然使其人若能督率鄉曲之中使之孝親敬長使之服田力穡使之急工奉上鄉人怵畏服從則大有補於風化也尚得謂其武斷乎又如攬權之臣朝守所不容也若其人以身任天下之重不避

勞不避怨不為利疚不為威惕正色而立於朝者人君自當倚之為柱石重臣尚得謂其攬權乎雖有貴賤大小之別其理則一也向令此一二專任之司道府官果能秉公持正實心以辦地方之事必且有裨於國計有益於民生不特督撫資其贊助朕亦且嘉賴焉尚何攬權估勢之可言哉要之用人有專任一二人者亦事勢有所不得已焉耳設使各省司道府等官皆竭誠奉公殫其宣力分猷之實則督撫何樂

而不多用也亦猶在廷諸大臣人人懷公忠體國之心則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求之而不可得若又何取乎一二人之專任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彼為督撫若因屬員中不能盡得其人而用之乃不得已而以耳目腹心專付之於一二司道府等也或有擇之不精用之不慎所托非人稍有所覺即當警省改悔不可袒護飾非則無過矣如福州知府胡承謀窺見巡撫毛文銓詐偽沽譽投其所好遂籠絡通省官

員共相欺隱又能使毛文銓轉而欺朕此其奸惡狡猾較前各種劣員尤甚斷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朕實深悉直省督撫用人之委曲復洞鑒直省司道府各官種種情偽為此諄切曉諭俾各警惕猛省直省督撫務須仰體朕察吏之意將屬員時加體察勿為宵小欺蒙朕自有遠照斷不使若輩少有遁情夫天下上智下愚之人無幾惟中材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者居多尚其敬聽朕訓憬然覺悟共勉為秉公持正

實心辦事之人下不愧州縣之表率上以不負督撫

任用者不負朝廷則吏治烝烝日上措天下於郅隆

之治不亦美歟朕期汝等人人勉之

諭清查福建常平倉雍正五年

上諭常平倉穀乃民命所關實地方第一緊要之政數

年以來朕為此事宵旰焦勞諄諄訓誡至再至三若

地方大小官員苟有人心斷不忍置之膜外查福建

通省應貯米穀共一百七八十萬石原以備用為數

可謂足矣乃上年稍覺歉收米價畧長而地方大小官員與兵民之心皆覺皇皇以缺米為慮彼時朕即疑閩省積貯之數必有虧空故地方情形若此也朕留心訪問近聞閩省各屬倉穀錢糧虛懸者甚多有銀穀兩空者有無穀而僅存價值者至於實貯在倉者則十無三四毛文銓身為廵撫受朕深恩奉朕當面諄諄訓勉切諭况稽查錢糧係廵撫之専責伊乃將無作有揑稱實貯在倉敢於欺罔且忍以百姓性

命之所需供属員之侵那作弊負國負恩莫此為甚
向來直隸江西二省倉儲不實經朕特遣大臣前往
逐一清查並遴選人員命往將倉儲虧空之州縣官
即行更換是以二省虧空之倉穀漸次清楚今閩省
積弊若此亦當特遣大臣會同新任巡撫常賚將通
省倉穀秉公據實一一清查其揀選府州縣等官著
即帶往並前所發人員遵照諭旨分別題補委署如
有查出虧空之州縣並失察之知府等官即將伊等

解任審追其員缺將前後命往人員應題補者題補應委署者委署務期徹底澄清不使絲毫朦混以副朕察吏恵民之至意今差往之人與新任巡撫若仍瞻徇欺隱料不能逃朕之鑒察不過亦如毛文銓自取誅戮耳

諭清查閩省倉穀雍正五年

上諭倉儲米穀乃民命所關最為緊要福建通省倉穀虧空甚多巡撫毛文銓扶同欺隱經朕訪聞確實特

遣大臣等前往盤查務令徹底澄清使顆粒無虧以備民間緩急之用朕之為閩民籌畫者可為殫竭心力矣但恐不肖有司等聞欽差將至向紳衿富户挪移借貸以掩飾其虧空之項而紳衿富户等或畏其威勢或迫於情面不得已代為應付以圖掩飾彌縫於一時均未可定朕此番之差遣大臣清查斷不容有絲毫之朦混隱匿且揀選府州縣等官多員令欽差大臣帶往將現任府州縣内之錢糧稍有不清者

即令更換是現任者必去而接任者新來倘紳衿富戶等一將背財穀米借出便成官物斷斷不能退還用是特頒此旨明白曉諭俾紳衿富戶等勿墮貪官劣員之術中使地方積弊永除而後任官員亦共知儆戒不至仍蹈前轍著將此通行福建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諭辯禮義廉恥雍正五年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

廉恥句為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為人君下之為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為務而不

可局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為臣皆知忠為子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衆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汚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羮一介不取此

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為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為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而其道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為已任其身既即為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

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祗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即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為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

思禮義廉恥之大若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烝烝日
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
諭督撫俗率僚屬雍正五年
上諭七月初一日朕曾頒諭旨云從來天人感召之理
捷於影響凡地方水旱災祲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
政事有所闕失或督撫大吏不修其職或郡縣守令
不得其人又或一鄉一邑之中人心詐偽風俗澆漓
此數端者皆足以干

天和而召災祲是以朕諄諄訓飭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而
宵旰之時無刻不深乾惕但天下至大兆民至衆察
吏之責莫如督撫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若地方有司
官果能視民如子休戚相關平時化導有方痌瘝一
體則民氣舒暢而乖戾潛消設偶遇雨暘愆期又復
為民請命虔誠祈禱自可挽回
天意感召休和如張堪之麥秀兩岐魯恭之蝗不入境史
冊所傳皆實有其事實有其理非虛語也近見有司

官平時不能盡愛養之道民生不厚風俗不淳既足上干天譴及遇水旱又漠不關心不知悔過自省縱事祈禱虛文亦不過勉强塞責甚至不肖之員惟恐報災蠲賑已身不得火耗羨餘而隱匿不報者有之又或本身原有虧空轉冀水旱得邀賑濟以便開銷而百姓並不沾顆粒之惠者有之似此居心行事竟將民生疾苦視同陌路則民氣鬱而不舒何以弭天災而召豐穰乎朕為天下主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

得失皆朕躬之責亦難推諉于臣工況臣工之是非即朕之是非朕又何能推諉乎若言可推諉即近在京畿地方亦府尹刑部之責言不可推諉則雲貴邊方之事亦朕視同畿內一體辦理之事也如何分得近遠用人察吏之道各有等次朕所察用者督撫也督撫所察用者有司也若督撫不得其人朕之過也有司不得其人則督撫之過也至地方百姓不能為之遂生復性捍患禦災則其過專在有司矣夫為政之

道在於得人而用人之法只得博採輿論然使但以輿論為憑則如裴律度張楷人皆稱其秉公持正謹慎和平及至近日江西虧空畢露弊端種種皆裴律度張楷任内之事伊等從前肆其巧詐苟且因循貽害地方其罪實難寬貸至如河南巡撫田文鏡者尚有天理良心盡喪之李紱謝濟世等誣為貪婪如此不辨公私顛倒是非實可為歎息流涕朕御政五載如此者不可枚舉只就田文鏡裴律度兩人言之則

輿論之不足憑顯而易見矣輿論既不足盡憑則人之賢否何由而知只得試用之以觀其後此即古聖人明試以功之意若試之而稱其職豈非朕心之所樂願倘試之而不稱其職自當速行更換豈有劣員既經敗露尚可姑留在任乎乃無知小人不知朕進退人才之苦心而輒有輕於去留之私議此則愚昧之甚者也如田文鏡在任五年朕因其有益於地方屢欲用為總督尚不忍令其輕去豫省裴徫度在任

一無善狀朕惑于輿論姑留至于三年以致江西吏治廢弛至此至今朕心悔不早去尚可謂朕之用人輕于去留乎為督撫者當體朕察吏安民之苦心竭誠秉公為國倡率百僚使地方有司皆能實盡父母斯民之道則上與下合為一心官與民聯為一體和氣致祥休嘉日集斷不致旱澇之為憂矣今年春月直隸地方有數處少雨朕心軫念不遑寧處降旨詢問而總督宜兆熊劉師恕坦然奏稱今歲閏月嗣後

得雨亦不為遲朕已降旨切責如此存心怠忽豈能

感召

天和從前雍正二年春河南地方少雨田文鏡具摺奏聞

詞意懇切憂民之心露之章句朕覽奏為之心動竭

誠祈禱乃伊摺奏到京之二日河南即得大雨朕先

亦曾明諭自此以後三年之内豫省皆獲豐收連歲

穀秀十三穗麥秀三岐可見至誠感格無有不應凡

封疆大臣皆能如此存心則地方斷無不受福之理

田文鏡當加殊恩以奬忠誠任事之大臣著加兵部
尚書銜授為河南總督總兵以下聽伊節制此係特
恩不為豫省定例朕意各省地方莫要於水旱之事
當定為地方官之考成除直隷之玉田寶坻等處江
南之泗州盱眙等處湖廣之江陵沔陽等處廣東之
圍基等處皆濱江近河素稱沮洳之地似此等地方
難以定議外其餘地方官員倘有政治不修化導不
力以致民氣不舒災祲見告者或有自顧己私匿災

不報者應作何嚴加處分之處着大學士九卿詳議

具奏如此則人人知敬

天勤民之道矣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朕所降諭旨丁寧往復無非念切民生然必奉行盡善方收實效即如社倉一事朕數年以來屢屢降旨但可勸民自為不可繩以官法前楊宗仁在湖廣鋭於舉行而州縣官遂迎合其意勉强行之近日竟有官吏將此項米穀侵那者此即奉行社倉之弊非朕之意也又如民間向

來多將膏腴之壤栽種煙果以圖重利朕慮其拋荒農務諭令有司善爲勸導使知務本諭旨甚明並非廹令一時改業也今聞有將民間已種之煙葉竟行拔去若此時既不能樹藝五穀而已種之物又復棄置豈不農末兩失大負朕愛養百姓之初心耶朕所降諭旨明白周詳而奉行者如此外錯皆係愚劣官員不能領會且遠鄉僻壤之地未曾曉諭周知此皆地方大吏疎忽之咎着將此諭旨遍傳直省務使遠

鄉僻壤咸共知之嗣後凡朕令遍諭之旨倘有遺漏

宣示不及之處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此乃初一日

所降諭旨也乃數日以來陰雨連綿不見晴霽朕甚

憂畏虔誠修省細思近日用人行政之處可以自信

或因前日頒發諭旨欲將地方水旱定為有司考成

之處其事有所不可故

上天垂象以示意耶其以水旱為考成之處不必定例大

學士九卿不必議奏着將前後所降諭旨彚寫一處

仍復通行並令大小官員各錄一道存貯官署以自

儆省且使知朕敬

天乾惕之至意期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其餘仍照前

旨行

諭祀龍神雍正五年

上諭

龍神散布霖雨福國佑民功用顯著朕在京虔設各

省

龍神像位為各省祈禱今思
龍神專司各省雨澤地方守土大臣理應虔誠供奉
朕特造各省
龍神大小二像着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虔誠展
祀
諭尊崇
孔子雍正五年
上諭朕惟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

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

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

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叙之經昧於民彝物則

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淩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

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若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

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為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諭耕耤 雍正五年

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耤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耆庶皆驚訝以為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為祥瑞葢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為
天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為先務

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辯土性而課人功資雨暘而防

旱潦綢繆區畫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為萬世謀粒

食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

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先農躬耕

帝耤仰蒙

上天眷祐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

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耤之禮為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淤注亦不為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天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耕耤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

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凜

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耤為故事求夫嚴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諭禁燬錢文 雍正五年

上諭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為切要朕特為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

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黄銅器皿三品以下官員及兵民人等不得私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為小民易於資生非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再三自曉然於天下矣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内仍用黄銅鑄造者甚多此明係各省督撫奉朕諭旨之後不曾實力奉行只以告示曉諭虚文掩飾而已朕時時切諭内外諸臣若朕所頒諭旨有不便於民之處即當據實

敷陳請弛其禁斷不可陽奉陰違有失為政之體各省督撫等寧不聞之乎且朕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即灼然知有銷燬制錢鑄造銅器之弊嗣於京城內果屢次拏獲銷燬制錢之奸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與朕所料若合符契則黃銅器皿必當嚴禁明矣省會乃督撫駐劄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難於稽察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

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觔亦甚費經營跋涉之苦然後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以鑄錢如此之難而奸棍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行銷燬蠧國害民孰大於此故禁用黄銅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乃督撫畏一二犯法貪利工商之怨望背朕旨而輕民計是何心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朕令人於各省查訪倘仍前疎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於黄銅罷皿亦非人生必不

可缺之物鐵錫瓦木可以代銅器者甚多朕前諭古甚明況交官仍得價值又何樂而不為但從前曾斟酌三品以上許用黃銅器皿今猶覺濫用者多嗣後惟一品官員之家器皿許用黃銅餘着通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者槩以違禁論中外臣民其知朕意毋忽

諭頒發

諭古富通示鄉村 雍正五年

諭各省督撫藩臬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為念是以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時未必即能醒悟於是諄諄訓誡至再至三總期四海之廣遐陬僻壤之衆家喻户曉深知朕視民如子之心自然感發天良遵道遵路以成移風易俗之治朕心何等殷切豈各省地方大吏尚不知之乎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而已州縣各處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

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朕以愛育黎庶化導
人心至誠至切之若衆屢頒諭旨而地方大吏竟視
為虛文故事怠忽因循若此尚得謂之不負簡任不
愧職掌乎又如禁止黄銅器皿者所以杜銷燬制錢
之弊使錢文充裕以便民用也禁止賭博者所以戒
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禁宰耕牛
者所以重稼穡之資念農夫力田之助也朕為百姓
籌畫者委曲周詳無微不到而地方官員並不實力

奉行閩省會之地黄銅器皿市賣如故郡縣之間種
種賭具亦市賣如故有司不能禁約上司置若罔聞
是朕為百姓籌畫之至意百姓並未曉然於心無怪
乎習而不改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
禁約之事較他省為難今京城内外市賣銅器及羣
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能行乎此等事可
以一時禁止實有益而無害而地方大吏所宜急遵
行者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

地方始無紛擾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奸胥滑吏將借端為非轉為小民之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為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且各處之情形不同而屬員之才力亦不一為上司者於寛嚴緩急之閒又當詳審酌量而出之不然則寛有寛之弊嚴有嚴之弊是皆不可不察也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

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即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奸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昨山西李恒榮及近日澤州妖言誘人之案即是榜樣倘地方有此等之事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為無事勢必致奸宄漏網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勉之毋忽爾等可將朕諭旨録出寄與知之

諭用刑當平 雍正五年

上諭刑名關係民命刑部事務較吏部戶部為尤緊要吏部誤用一人不過以應得官之人畧早用幾日而已戶部之誤在於錢糧一經知覺即可改正至於刑部之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慎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有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而

輕當重而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為欽承天道若以應斬之人而寛以絞罪便是逆天必獲譴責稍寛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為人君尚不可寛嚴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之任者乎凡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寛嚴皆失其當矣當寛而嚴固為罪孽當嚴而寛孽亦如之蓋鴟鴞不除無以致鸞鳳稂莠不剪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

姦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此所謂婦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夫持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則刑名不誠重哉居法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疎忽即輕罪亦當詳慎務操其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凛天監在玆之懼使用法之寛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孚則不愧明允之司而可以成

無刑之治矣

諭巡臺御史兼管學政雍正五年

上諭臺灣遠隔海洋向來督學官員難以按臨考試是以將學政交與臺灣道兼管朕思道員管理地方之事又兼學政未免稍繁每年既派御史二員前往臺灣巡察應將學政交與漢御史管理甚為妥協現今御史尹泰在彼着即辦理臺灣學政嗣後永著為例

諭戍臺兵丁挑選派往雍正五年

上諭臺灣防汛兵丁例由內地派往更換而該營將弁往往不肯將勤慎誠實營伍中得力之人派往是以兵丁到彼不遵約束多放肆生事此乃歷來積弊朕知之甚悉嗣後臺灣換班兵丁著該管官弁將勤慎可用之人挑選派往倘兵丁到彼有生事不法者或經發覺或被駐臺官員參出將派往之該管官一併議處如此則各營派撥兵丁不敢苟且塞責而海疆得防汛之益矣

諭鄉試房考調取鄰省舉人進士 雍正五年

上諭外省鄉試房考舊例皆用現任知縣入闈朕思知縣身為民牧所司地方政務甚為殷繁每當鄉試屆期赴省入闈動經數月諸事必至耽延遲悞且一縣之中豈可無正印官在署管轄况知縣到任以後日理簿書錢穀之事於文藝未免荒疎倘令辦事之暇猶必温習舉業以為房考持衡之地其勢難以兼顧又本省本縣應試舉子皆即縣令所管轄之子民於

形跡亦涉嫌疑朕意欲將外省房考之例斟酌更定或於鄰近省分舉人進士之員在家候選者臨期調取數十人以為房考之用交與監臨之督撫秉公掣籤令其入闈分校如此則房考非現任之官既可於政事不致遲悞而伊等候選在家仍可不時温習舉業以備衡文之任似為有益但必須籌畫周詳始可以杜弊端而收科場之實效着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諭外官告病仍許原缺補用雍正五年

上諭定例凡在京各部院官員因病告假回籍調理者病痊之日仍以原衙門補用至在外各官一經告病即令休致所以防不肖有司之託病規避也夫外官有地方之責果係患病不能辦理事務自應呈請離任但病痊之日格於成例雖有才具優長之員不得起用殊為可惜從前有府縣官員告病者朕降旨調來引見見其才尚可用即命醫調治痊可仍行補用誠以人才難得雖片長薄技不忍棄置也嗣後外官

告病者着督撫查明確實具題令其回籍調治痊可有情願起用者於本籍起文赴部引見仍以原缺補用如此則可以杜規避之端而人材亦不至淪棄矣

諭閩省須用熟練人員雍正五年

上諭據楊文乾奏稱閩省係邊海重地風俗不甚醇樸難於治理大與內地不同今新補各官多係初任不能諳練懇將曾經出仕熟練民事者命往數員交與督撫於緊要縣缺補用等語朕思督撫之教導屬員

即如師長之教導子弟也凡人之才力不齊當隨材酌量而善為訓誨成就之且鼓舞振興必有其道舉一人而使衆人共勸效一人而使衆人共懲斯可以造就羣材而收吏治之實效常見督撫中有恃才任性者往往自立意見以督課屬員同乎已者則以為是異乎已者則以為非此自用而不能教人者也又有謹守自好者只知獨善其身而於屬員之賢否悠悠忽忽無所辨别或明知其庸劣而苟且姑容以沽

長厚之譽則人材何由而奮興乎閩省地方緊要數年以來朕時為壓念屢次揀選人員命往而無如地方積習已深該督撫又復因循寛縱漫無覺察賢否混淆以致屬員無所觀感勸懲而怠惰廢弛者有之營私不法者有之經朕訪聞確實特遣大臣前往清查今已一一斷露通省叅革者十居八九似此緊要地方而吏治玩忽若此必得賢能練達之員始能整頓風而除陋習至於今年命往之員原屬初任者於

吏事尚未諳練是以楊文乾有特簡人員之請但在
京候選知縣之員多係初登仕籍即間有再任候補
者亦未必即係賢員克勝閩省之任若照常例命往
究屬無益再四思維着各省督撫於所屬知縣內除
川陝雲貴廣西外每省揀選一人務期於在任年久
官員中擇謹慎老成才猷敏練者一面具奏一面作
速咨送閩省交與高其倬常賚酌量於緊要縣缺補
用原缺着該督撫題補總因高其倬不能教導屬員

只得為此權宜之計令各省督撫等將素常教導熟習之能員移調一人赴閩以助閩省督撫之用耳倘各省督撫等以膜外視之潦草塞責將來在閩不能稱職或被叅處則大有關於伊等之顏面慎之慎之從來吏治在乎得人而成就各省人才者專於督撫是賴如田文鏡方直公明善於教導故豫省之屬員賢者益堅其為善之心中材皆奮其上進之志數年以來賢員輩出朕調用他省者甚多此督撫中之培養

人才者也如高其倬性好姑容不能整理以致通省吏治怠玩成風是以揀選命往之員亦漸染地方之習弛其職守通省盡罹叅罰此督撫中之貽悞人才者也凡為封疆大臣者當以田文鏡為法而以高其倬為戒人據楊文乾奏稱汀漳道劉爕操守雖好而糊塗顢頇才具平常不宜汀漳道之任等語着將劉爕調取來京以對品京官補用汀漳道員缺着將杭州府知府孫國璽補授即孫國璽亦係河南知縣朕

擢用者也杭州府知府員缺甚屬緊要着李衛于浙

江通省知府同知知州縣等官内揀選題補

乾隆御覽之寶

福建通志卷首二